

稱在天秤裏

凌風

現代人多半有個習慣，是常稱自己有多少重—或更準確的說是稱自己有多輕。特別是女士們，更是如此。為了適應這習慣，許多家庭的浴室，增加了新器材一體重計。晨起第一件事，就是查體重。如果發現自己體重增加了，會驚慌失措；以前的人以為是好事，稱為“發福”了，現代人以為是“發禍”！

世界的重要人物，因為是要人，所以要顯其要，必顯其重，儘量把重金屬裝點自己。不是嗎？所謂貴重，是重才貴。

三千多年前，約押征伐亞捫，將要攻陷其京都拉巴，請大衛親臨；“奪了亞捫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連得，又嵌着寶石。人將這冠冕戴在大衛頭上。”（撒下一二：30）

這得來不易的戰利品，重一他連得，約合三十四公斤，還加上寶石，夠有分量了。雖然身為戰士，負此重任，也頗不容易；好在王是最高領袖，沒有誰能強迫他表演每天用這頂戴。

作為詩人一先見，大衛正確的衡量人的價值：“下流人真是虛空，上流人也是虛假，放在天秤裏，就必浮起；他們一共比空氣還輕。”（詩六二：9）

他兒子所羅門，有充分的金銀，可以無限制的耗費，“為自己”滿足享受，經營，成功；最後卻都是虛空（傳二：4-11）。我們好像可以看到，智慧的王才可以發覺自己沒有甚麼分量。似乎他不難同意主耶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野地的百合]花一朵呢！”（太六：29）

巴比倫的末代君王伯沙撒，習慣自以為重要。在圍城的情況下，他不以為意，“為他的一千大臣設擺盛筵”。為了表示他的聲勢，把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時，擄掠聖殿的金銀器皿，叫人從庫中取出來，為大臣和后妃們飲酒助興。就在燈燭輝煌的殿廷粉牆上，顯出人的指頭來寫字。參與的人，都驚惶變色。還是找來但以理，讀出：“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你國的年日到場完畢；你被稱在天秤裏顯出你的虧欠。（但五：1-31）

伯沙撒的“不足分量”，並非由於飲食不夠，營養缺乏，體重太輕；而是因為他在神面前，完全沒有價值。

莎士比亞筆下史劇中英王亨利四世說：“頭戴王冠，睡眠難安。”（*Henry IV, Pt II, III, i*）王冠的重量，加上良心上的重壓，使他睡不安穩，沒有誰會意外。照當時的信仰，近於迷信的善功觀念，存想去耶路撒冷“武裝朝聖”，或許有得以超脫“煉獄”的希望。

現代人的最大問題，是倫理觀念的混亂，也就是失去公平衡量的標準—儘管到處陳設代表法律的“天平”，可是法律成為權利的工具，有權的人物操縱法律—不是“無法無天”，那還不夠糟，成為“無天無法”，才更可怕！這有何差別？因為天平的結構，那中間的立柱，代表“天理”；中柱正，橫的平衡才準確，才有意義，如果不把神放在眼裏，無天則難平，價值觀也就混亂了！這豈不是今天的問題嗎？

且就晚近的歷史說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在東京設立國際法庭，審判戰犯。有些特定人物，雖戰而不犯，免判或輕判。其中有幾名牌位被供

奉在神社，他們有的後代沾光，成爲戰後的政治領袖。那麼，最高領袖呢？“天照大神”的嫡傳子孫天皇，同意發動戰爭，進行過程中支持戰爭，當然也有資格頒發“終戰詔書”，意外吧？此君不負戰爭責任！

那麼，該問是誰主持這場法庭呢？代表戰勝國太平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上將 (Gen.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他也是佔領軍統帥。他父親是美國侵佔菲律賓的首任總督。後來他是美軍駐菲律賓的最高統帥。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他不曾運籌帷幄，設防抵抗；後敵軍來，他潛逃往澳大利亞。所放棄防地同時放棄的七萬美軍，成爲日本皇軍的俘虜，後來有許多被驅趕去修築桂河橋，在那裏死亡。美國為了面子，沒有把他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後來卻以他任太平洋戰區總司令。他指揮下的美軍，策略錯誤，艱難反攻，犧牲慘重；最後，得使用原子彈殘殺日本平民，迫成終戰。

此人參與決定，日本天皇不負戰爭責任，讓下面人作代罪羔羊。公平嗎？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日本皇軍岡村寧次大將，佔領支那的派遣軍總司令，有效的屠殺了許多萬中國人民。勝利後，當時的中國法庭，竟然判他無罪釋放！哪去了？後來被內戰中失敗的逃亡政府，暗地裏任用為高級顧問，教導高級將領如何“反攻”的策略！豈非咄咄怪事？

那位內戰中失敗的最高領袖呢？他不曾認輸求和，可以維持人格，保守國力，免受荼毒。而是失去 99.5% 的土地，以及 98% 人民之後，逃難海島，未受軍事法庭審判；反榮膺“民族救星”宣佈五年復國，圖以人民生命財產，再作豪賭，當然榮獲塑像，類似立生祠。最後，無限期延長負債崩逝，受紀念儼然帝王。

後來政權換人，又被貶抑，甚至詆毀，也是不公平衡量。

歷史是成功的人寫的。世界上沒有公道的天平砝碼，只有勝敗。人應該自己知道，更應該說真話。

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晚年時，曾對他的心腹說：“我這一生，想到國家的時間，不超過五分鐘。”如果屬實，這應該是公道天平的衡量。這樣的人不少，但能這樣說的人卻不多。

拿破崙頌

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秤量漢尼拔[的骨灰]：你發現最偉大領袖有多少磅？
朱諾維爾，諷刺詩 X

尼普司[西羅馬]皇帝的品德和軍事天才，受高度讚揚，元老院，意大利人，和高盧人，都認為他了不起；那些私人受過他好處的人，更以預言的語氣，談到他的復位，以爲是人民的幸福... 他為了多活幾年，可恥的退位，成爲在皇帝和難

民之間的邊際人物，直到 —

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

I

定局了— 昨日還稱帝稱王
率兵將與諸王爭雄逞強 —
現在你成為無名之物：
那麼低鄙— 卻仍然健旺！
豈是那千個寶座的人
把敵他的屍骨散在我們的地上，
他能夠存活着那樣？
他曾被誤稱為清晨之星，
沒有人或魔鬼墜落得如此深長。

II

謬妄的人！為何鞭笞同類
他們曾卑躬屈膝？
注視自己的光耀使你盲目，
你教導別人能認識。
有權威無可質疑—拯救的能力—
給崇拜你的那些人
墳墓是你唯一的恩賜；
在他們滅亡前人怎得知
野心連卑微都不及！

III

多謝那功課—那將教導
後面的戰士們
比高深的哲學更好，
從前的教訓徒勞。
那要印進人的頭腦
破碎不能再完整，
他們被引領崇拜的
偶像會揮舞戰刀，
前胸是銅的，有泥土的雙腳。

IV

那凱旋，和那虛榮，
那奮戰的狂喜—
勝利的聲音震地，
成為你的生命氣息；
刀劍，權杖，和支配

順從似是人受造的目的，
因此聲譽充斥—
全都消逝！—幽暗的靈！那將是
你瘋狂的記憶！

V

使人荒涼的成為荒涼！
勝利者被打倒！
裁決別人命運者
自己向人求告！
是否還有帝國的指望
使你能平靜面對這樣的風暴？
或是孤獨的懼怕死亡來到？
死為王子—或活為奴隸—
你的選擇是最不光榮的自保！

VI

古時有人劈開橡樹，
作夢也想不到它復合；
被樹榦夾住難以掙脫—
何其孤單—四顧只自己一個？
你，以你的威嚴和能力，
也建立同樣的工作，
不幸的命運臨到：
成為林中豺狼的獵物；
你將要椎心悔恨難過！

VII

那羅馬人，當他的內心激忿
曾經使血濺羅馬，
丟下短劍—敢於離開，
以殘暴的英偉，退隱回家—
他不畏極大的譏諷
那些人服在他那樣的重軛下，
留給他如何的咒罵！
他唯一的榮耀完全在於
自制放下權威的一剎那。

IX

那西班牙人，當支配慾
失去使人興奮的魅力，
丟棄冠冕換取玫瑰經，
從帝國改為修道的靜室，

嚴謹的數著他的念珠，
精密的辯證信條析理，
他的晚年安然度過：
沒有誰比他更經歷過
獨裁的寶座，或虔信者的廟祠。

IX

可是你一吝惜的手
曾掌握過雷電—
遲延太久不肯放下政權
你軟弱的依戀；
你所有的邪惡的靈，
足夠使你的心悲慘
願見你自己鬆弦；
思想神美好的世界
腳凳竟有這樣的卑賤；

X

大地曾為他血流，
他因此得以免於流血！
君王們俯伏肢體顫抖
感謝他賞賜寶座！
美好的自由！我們珍視寶愛，
是最強大的仇敵叫你懼怯
以最謙卑的形像裝作。
噢！暴君不再有餘地
留下更動人的名字給人類述說！

XI

你的惡行留下血漬斑斑，
所有的紀錄不至徒然—
你的勝利不再述說你的名聲，
或是加深每一污染：
如果你如榮譽死亡，
這世界會再度蒙羞，
可能有些箇拿破崙新興—
但誰要像太陽一樣高升，
在如此無星的夜空？

XII

被稱在天平裡，英雄灰塵
與低賤的泥土並無分別；
會死的人啊！你的衡量

對一切人都公平無邪：
不過我想活著的偉人
會發動更高的火花
使人目眩或竟幻滅：
不能有蔑視而因此歡笑
那些地面上的征服者。

XIII

她，仍然是你的皇后，
驕傲的奧地利之花可哀可憐；
她胸懷怎忍受那考驗的時刻？
她仍然緊貼在你的身邊？
她豈也要屈從，也要分擔
長久失望，你的悔改太晚，
你失去寶座的殺人犯？
若她依然愛你，保守那珍寶，——
她值得你消失的皇冠！

XIV

趕快去你陰沉的海島，
注視那海水悠悠；
大自然會向你微笑——
從來不曾被你羈留！
或用你全然空閒的手
逍遙的讓沙粒細流
現在這大地也自由！
如今那哥林多的教師
把他的醜名轉到你的眉頭。

XV

你帖木兒！在他俘虜的籠裡
你可有甚麼心思，
在籌畫著你監禁的忿激？
只一個——“這世界原是我的！”
除非，像巴比倫王，
所有理性和權杖一併消逝，
生命將不再受禁制
遂心所欲那麼寬廣無際——
長久順從——何等微小的價值！

XVI

或像天上盜火的賊，
那震驚你可承受得起？

你可與他同擔永不得赦免，
他的巨石和他的鷹鷲！
受神預定的懲罰—被人咒詛，
那最後的行動，雖不是你最壞的，
卻是魔鬼最大的譏刺；
他墮落卻得把自尊保持，
如果是必死的人，也該傲然崩逝！

XVII

曾有那一天—曾有那一時，
大地屬於高盧—高盧屬你—
當時那無限的權力
若及早退位放棄
那行動是更清高的榮譽
勝於留戀在瑪崙郭的偉績
使你如光輝的落日，
在漫長的蒼茫暮色裡
雖然有些浮雲飄過的罪跡。

XVIII

可是你命定必作王
穿著那紫色的外套，
任那愚昧的長袍
絞扭著記憶從你的胸抱。
哪裡是你褪色的服裝？哪裡是
你喜歡配戴的虛華珍寶
那星，那繩，那冠上的羽毛？
帝國虛榮剛愎的孩子！說，
你所有的玩具可都被奪掉？

XIX

疲勞的眼將在這裡停息
當巡視著英雄群；
哪裡沒有罪咎的光榮，
也沒有污跡可尋？
是的一一位—最先的—最後的—最好的—
西方的辛森那徒，
只嫉妒不敢恨他，
名垂宇宙的華盛頓，
使丈夫赧顏的唯此一人！

註：

拿破崙(Napoleon Buonaparte, 1769-1821), 生於科西嘉, 由軍曹洊升將軍(1793), 稱霸法國, 而雄踞歐洲。1804年稱帝。1812年, 征俄失敗。1814年, 戰敗後退守巴黎。四月六日, Fontainebleau和約退位, 被放逐至厄爾巴(Elba)島。1815年, 逃返巴黎, 復位百日, 重建軍爭雄; 六月十八日, 遭聯軍擊敗於滑鐵盧(Waterloo), 再度退位, 被放逐聖海倫娜島(St. Helena), 由英國管制。1821年三月五日崩逝。

詩人拜倫(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1785-1824)為英國浪漫詩人中最著名者, 像當時許多人一樣, 對拿破崙有既崇拜又恨的複雜感情; 比之對華盛頓, 則只有羨慕而無恨意(見XIX)。

- I 定局了: 指和約簽訂, 拿破崙退位。此詩作於1814年四月十日, 隱名發表於四月十六日。
- VI 橡樹: 據傳, 希臘運動家彌婁Milo(c. 6th Cen. BC)企圖用手分開劈裂的橡樹, 不意楔子墜落, 樹榦復合, 夾住了他的手臂, 無法掙脫, 為林中的群狼所噬。
- VII 那羅馬人: 索拉(Felix Lucius Cornellius Sulla, 138-178 BC)羅馬名將, 政治家獨裁者。
- VIII 那西班牙人: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 退位隱於修院。
- XIII 皇后: 拿破崙的第二妻子瑪莉(Marie Louise, 1791-1847)於拿破崙退位後, 挈其子至維也納。
- XIV 海島: 拿破崙被放逐的厄爾巴島。
哥林多的教師: 迪昂尼修(Dionysius the Younger, 4th cen. BC)西里求斯和西西里的統治者, 曾兩被放逐; 公元前343年, 退到到哥林多, 設學授徒。
- XV 帖木兒: 帖木兒(Timur, 譯名Timurlane, Tamburlaine, 1336-1405)率蒙古軍西征, 於1402年征服鄂土曼擒其蘇丹巴哈則(Bajazet I, c. 1360-1403)囚於木籠中。曾征服歐洲及於地中海, 歐人畏懼, 稱為“天之刑鞭”。拿破崙曾被視為歐洲的帖木兒, 今竟然被囚。
巴比倫: 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但四:28-37)因狂傲而一度精神失常。
- XVI 天上盜火賊: 希臘神話, 普羅米修士(Prometheus), 因從天上盜火給人間, 被宙斯處罰, 綁在高加索山的石上, 巨鷹每天來啄食他的肉。
- XVII 高盧: 歐洲西部古國, 包括法國, 比利時, 荷蘭, 德國, 意大利北部, 及瑞士。亦用指法國。
瑪崙郭: 1800年六月, 拿破崙大敗奧地利軍於此。
- XIX 辛森那徒(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c. 519-439)羅馬將領及政治家, 有品德, 躬耕於小農莊, 簡樸, 英明, 善

戰，而堅主共和。

Ode to Napoleon Buonaparte

“*Expende Annibalem: — quot libras in duce summo
Invenies?*” —

Juvenal, Sat. X

The Emperor Nepos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Senate, by the Italians, and by the Provincials of Gaul; his moral virtues, and military talents, were loudly celebrated; and those who derived any private benefit from his government announced in prophetic strains the restoration of public felicity.... By the shameful abdication, he protracted his life a few years, in a very ambiguous state, between an Emperor and an Exile, till —

Gibbon' s *Decline and Fall*

I

‘Tis done— but yesterday a King!
And armed with Kings to strive—
And now thou art a nameless thing:
So abject—yet alive!
Is this the man of thousand thrones
Who strewed our earth with hostile bones,
And can he thus survive?
Since he, miscalled the Morning Star,
Nor man nor fiend hath fallen so far.

II

Ill-minded man! why scourge thy kind
Who bowed so low the knee?
By gazing on thyself grown blind,
Thou taught’ st the rest to see.
With might unquestioned,— power to save, —
Thine only gift hath been the grave
To those that worshipped thee;
Nor till thy fall could mortals guess
Ambition’ s less than littleness!

III

Thanks for that lesson— it will teach
To after-warriors more
Than high Philosophy can preach,
And vainly preached before.
That spell upon the minds of men
Breaks never to unite again,

That led them to adore
Those Pagod things of sabre-sway,
With fronts of brass, and feet of clay.

IV

The triumph, and the vanity,
The rapture of the strife—
The earthquake-voice of Victory,
To thee the breath of life;
The sword, the sceptre, and that sway
Which man seemed made but to obey,
Wherewith renown was rife—
All quelled! — Dark Spirit! what must be
The madness of thy memory!

V

The Desolator desolate!
The Victor overthrown!
The Arbiter of others' fate
A Suppliant for his own!
Is it some yet imperial hope
That with such change can calmly cope?
Or dread of death alone?
To die a Prince—or live a slave—
Thy choice is most ignobly brave!

VI

He who are old would rend the oak,
Dreamed not of rebound;
Chained by the trunk he vainly broke—
Alone—how looked he round?
Thou, in the sternness of thy strength,
An equal deed hast done at length,
And darker fate hast found:
He fell, the forest prowler's prey;
But thou must eat thy heart away!

VII

The Roman, when his burning heart
Was slaked with blood of Rome,
Threw down the dagger—dared depart,
In savage grandeur, home.—
He dared depart in utter scorn
Of men that such a yoke had borne,
Yet left him such a doom!
His only glory was that hour
Of self-upheld abandoned power.

VIII

The Spaniard, when the lust of sway
Has lost its quickening spell,
Cast crowns for rosaries away,
An empire for a cell,
A strict accountant of his beard,
A subtle disputant on creeds,
His dotage trifled well:
Yet better had he neither known
A bigot' s shrine, nor despot' s throne.

IX

But thou— from thy reluctant hand
The thunderbolt is wrung—
Too late thou leav' st the high command
To which thy weakness clung;
All Evil Spirit as thou art,
It is enough to grieve the heart
To see thine own unstrung;
To think that God' s fair world hath been
The footstool of a thing so mean;

X

And Earth hath spilt her blood for him,
Who thus can hoard his own!
And Monarchs bowed the trembling limb,
And thanked him for a throne!
Fair Freedom! we may hold thee dear,
When thus thy mightiest foes their fear
In humblest guise have shown.
Oh! ne' er may tyrant leave behind
A brighter name to lure mankind!

XI

Thine evil deeds are writ in gore,
Nor written thus in vain—
Thy triumphs tell of fame no more,
Or deepen every stain:
If thou hadst died as Honour dies,
Some new Napoleon might rise,
To shame the world again—
But who would soar the solar height,
To set in such a starless night?

XII

Weigh' d in the balance, hero dust
Is vile as vulgar clay;
Thy scales, Mortality! are just
To all that pass away:

But yet methought the living great
Some higher sparks should animate
 To dazzle and dismay:
Nor deem' d Contempt could thus make mirth
Of these, the Conquerors of the earth.

XIII

And she, proud Austria' s mournful flower,
 Thy still imperial bride;
How bears her breast the torturing hour?
 Still clings she to thy side?
Must she too bend, must she too share
Thy late repentance, long despair,
 Thou throneless Homicide?
If still she loves thee, hoard that gem, —
' Tis worth thy vanished diadem!

XIV

Then haste thee to thy sullen Isle,
 And gaze upon the sea;
That element may meet thy smile—
 It ne' er was ruled by thee!
Or trace with thine all idle hand
In loitering mood upon the sand
 That Earth is now as free!
That Corinth' s pedagogue hath now
Transferred his by-word to thy brow.

XV

Thou Timour! in his captive' s cage
 What thought will there be thine,
While brooding in thy prisoned rage?
 But one— “The world *was* mine!”
Unless, like he of Babylon,
All sense with thy sceptre gone,
 Life will not long confine
That spirit poured so widely forth—
So long obeyed— so little worth!

XVI

Or, like the thief of fire from heaven,
 Wilt thou withstand the shock?
And share with him, the unforgiven,
 His vulture and his rock!
Foredoomed by God—by man accurst,
And that last act, though not thy worst,
 The very Fiend' s arch mock;
He in his fall preserved his pride,
And, if a mortal, had as proudly died!

XVII

There was a day—there was an hour,
 While earth was Gaul's—Gaul thine—
 When that immeasurable power
 Unsated to resign
 Had been an act of purer fame
 Than gathers round Marengo's name
 And gilded thy decline,
 Through the long twilight of all time,
 Despite some passing clouds of crime.

XVIII

But thou forsooth must be a King
 And don the purple vest,
 As that foolish robe could wring
 Remembrance from thy breast.
 Where is that faded garment? where
 The gewgaws thou wert fond to wear,
 The star, the string, the crest?
 Vain forward child of Empire! say,
 Are all thy playthings snatched away?

XIX

Where may the wearied eye repose
 When gazing on the Great;
 Where neither guilty glory glows,
 Nor despicable state?
 Yes—One—the first—the last—the best—
 The Cincinnatus of the West,
 Whom Envy dared not hate,
 Bequeathed the name of Washington,
 To make man blush there was but one!
 1814

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1785-1824)

致英格蘭人民之歌

雪萊

英格蘭的人們，為何要耕犁
 為你們的主子壓制？
 為甚麼紡織辛苦憂勞
 給你們暴君作華美的袍？

為甚麼一生衣食節儉
 從搖籃一直到墓園
 那些人不感恩只顧剝削

榨乾你的汗—不，喝你的血？

因此，英格蘭的蜜蜂們，鍛煉
許多的兵器，鎖鏈，和刑鞭，
那些無饜的懶漢虛耗
你們強迫生產的辛勞？

你們可享有休閒，寧靜，安舒，
廬舍，食物，愛情的輕撫？
你們用痛苦和懼怕的貴價
所換得來的卻是些甚麼？

你們撒下種子莊稼別人割去；
你們獲得的財寶別人收取；
你們所紡織的作別人的衣裳；
你們打造的武器別人扛在肩上。

撒下種子—卻不要給暴君割起：
尋得財寶—不要給騙子堆積：
製作衣袍—不要給閑嬾人穿上：
打造武器—要用為自己設防。

縮在你們的地穴，洞窩，棚屋—
你建築的廳堂有別人居住。
為何搖動你製作的鎖鏈？你們看
你們打造的鋼鐵在向你們瞪眼。

用犁頭和鋤頭和織布梭
找到你的塋地建造你的葬所
也織成你的裹屍布一直到
英格蘭美地作為你的陵墓。

--1819

Song to the Men of England
Percy Bysshe Shelley

Men of England, wherefore plough
For the lords who lay ye low?
Wherefore weave with toil and care
The rich robes your tyrants wear?

Wherefore feed and clothe and save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Those ungrateful drones who would
Drain your sweat—nay, drink your blood?

Wherefore, Bees of England, forge
Many a weapon, chain, and scourge,
That these stingless drones may spoil
The forced produce of your toil?
Have ye leisure, comfort, calm,
Shelter, food, love's gentle balm?
Or what is it ye buy so dear
With your pain and with your fear?

The seed ye sow, another reaps;
The wealth ye find, another keeps;
The robes ye weave, another wears;
The arms ye forge, another bears.
Sow seed—but let no tyrant reap:
Find wealth—let no imposter heap:
Weave robes—let not the idle wear:
Forge arms—in your defence to bear.

Shrink to your cellars, holes, and cells—
In hall ye deck another dwells.
Why shake the chains ye wrought? Ye see
The steel ye tempered glance on ye.

With plough and spade and hoe and loom
Trace your grave and build your tomb
And weave your winding-sheet—till fair
England be your Sepulchre.
1819

沙中的名字

Hanna Flagg Gould

我獨自走在海洋的岸邊，
手裡拿著珠光的貝殼一片：
我彎下腰寫在了沙的上面
我的名字——那年——那天。
從那裡我繼續再往前走，
又轉身回望了一下背後；

一個大浪捲來又高又急，
把我的名字沖洗去了無痕跡。

因此我想，不用再過多久
我在地上的印記將一無存留：
黑色遺忘之海的巨浪
將要湧來淹沒遍地迷茫
我所曾踏過的沙灘
時間，存在，都不復可見，
我——我的日子——我用的名字，
留不下可尋的一蹤一跡。

但是，祂數計所有的沙粒
也掌握著眾水在祂的手裡，
我知道有一個永存的冊籍
在我的名下注記，
所有我肉身的動作措施，
所有我心魂的意念營思，
在這短暫一生中都被記錄
為要得榮耀或是受羞辱。

顧爾德(Hannah F. Gould, 1789-1865), 美國詩人。

A Name in the Sand

Alone I walked the ocean strand;
A pearly shell was in my hand:
I stooped and wrote upon the sand
My name — the year — the day.
As onward from the spot I passed,
One lingering look behind I cast;
A wave came rolling high and fast,
And washed my lines away.

And so, methought, 'twill shortly be
With every mark on earth from me:
A wave of dark oblivion's sea
Will sweep across the place
Where I have trod the sandy shore
Of time, and been, to be no more,
Of me—my day—the name I bore,
To leave no track nor trace.

And yet, with Him who counts the sands
And holds the waters in His hands,
I know a lasting record stands
Inscribed against my name,
Of all this mortal part has wrought,
Of all this thinking soul has thought,
And from these fleeting moments caught

For glory or for shame.

Hannah Flagg Gould (1789-1865)
American poet

划你自己的獨木舟

凌風譯

人生海洋上的旅者，
對你個人要真誠，
划你自己的獨木舟，
不論在任何環境。
永不要偏移或後顧，
雖遭遇怒吼的逆風，
在最黑暗的波浪裏，
留下一條光亮的路徑。

高貴的冒着最兇狂的雨，
踏越最烈的風暴；
勇敢的心和強壯的膀臂，
你永不會失敗徒勞。
當世界冷酷又黑暗，
認定你前面的目標，
朝向那燈塔的記號，
划你自己的獨木舟。

每一個波濤負載着你
向那平安的海岸，
那陽光的來源已消失，
一去不再復還；
切勿放過你應得的
只因一小時的遲延，
但趁仍然還有今天，
划你自己的獨木舟。

如果你生來沒有財富，

高尚階級和權勢；
誠實的聲譽和強壯的身體
是更好的倚恃。
但是若這些依然不足，
再追求黃金的果實；
要得到閃耀的獎牌，
划你自己的獨木舟。

你可是要從命運的手中，
奪取那榮譽的桂冠？
你可要寫你不朽的名字
列於偉大和良善？
你可是要造福你同類的人？
以全心和全意傾注於
神聖的大業承擔，就
划你自己的獨木舟。

你可要為世界爭取自由
摧毀暴君的惡勢力？
以英勇和堅定的精神，
赴戰為了正義；
斷開那些鎖鏈少數人
所加於多數群體，
使他們思想被奴役—
划你自己的獨木舟。

絕沒有偉業的能輕易贏取；
絕沒有贏得的會失去；
值得付出代價，
為每一項正當的善舉。
謙卑的交託上主，
你一切所一作的；
但若是成功，必須
划你自己的獨木舟。

撒拉·博爾敦(Sarah T. Bolton, 1814–1893)

Paddle Your Own Canoe

Voyager upon life's sea,
To yourself be true,
And where'er your lot may be
Paddle your own canoe.
Never, though the winds may rave,
Falter nor look back;
But upon the darkest wave
Leave a shining track.

Nobly dare the wildest storm,
Stem the hardest gale;
Brave of heart and strong of arm,
You will never fail.
When the world is cold and dark,
Keep an aim in view,
And toward the beacon mark
Paddle your own canoe.

Every wave that bears you on
To the silent shore,
From its sunny source has gone
To return no more.
Then let not an hour's delay
Cheat you of your due;
But, while it is called today,
Paddle your own canoe.

If your birth denied you wealth,
loftly state and power;
Honest fame and hardy health
Are a better dower.
But if these will not suffice,

Golden gain pursue;
And, to win the glittering prize,
Paddle your own canoe.

Would you wrest the wreath of fame
From the hand of fate?
Would you write a deathless name
With the good and the great?
Would you bless your fellow-men?
Heart and soul imbue
With the holy task, and then
Paddle your own canoe.

Would you crush the tyrant wrong,
In the world's free fight?
With a spirit brave and strong,
Battle for the right;
And to break the chains that bind
The many to the few,
To enfranchise slavish mind—
Paddle your own canoe,

Nothing great is lightly won;
Nothing won is lost;
Every good deed is nobly done,
Will repay the cost.
Leave to Heaven, in humble trust,
All you will do;
But if you succeed, you must
Paddle your own canoe.

Sarah T. Bolton, 1814-1893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